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郭治化　任宅心　仝編

宋儒考　程門弟子

楊文靖公時

楊文靖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杜門力學時人莫測也已調徐州司法又不赴語顥昌以書謁程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說之每曰中立最會得容易㨿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今反求喟淪然有

覺也歸純公送之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及明道殁
夜事伊川於洛一日見伊川伊川瞑目坐侍假寐將
與游酢侍未命去不敢去也伊川覺乃曰賢輩尚在
此乎歸休矣乃退出及門門外雪深者一尺焉謹
如此授虔州司法參軍當疑獄立斷與郡守爭事守
正不回撓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政民思之
浮沉下位望日起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天下稱
為龜山先生遷述　雖高麗國王亦從使者問龜
山先生何在也會蔡京以張觷言欲引舊德置左右

乃召爲秘書郎時年已七十有二向執政言今士大
夫不敢盡言天下事者不過爲保身計耳不知謀國
乃所以謀身天下喪亂而能保其身生民以來未有
也欲格其心條諸蠲賦茶鹽搉糴市易坑冶諸弊事
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难旹而將務正君臣
交警之時請作宣和會計録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
數條祖宗法爲綱目元祐熈豐寘勿問但宜於今者
舉行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郡省轉輸亟修戰守備
而甚罰納除邇英殿說書及僉闈京城勤王兵四集

而莫相統一時又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
士卒始用命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講和又極言
其不可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及李綱
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某敏
乞用時以靖太學龜山得召對欽宗乃以龜山兼國
子祭酒言王安石宜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
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
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
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之

龜山遂請删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也而告老致政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龜山在東郡所交皆天下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後學者推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龜山浮沉中外四十有七年晚於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龜山卒年八十三謚文靖胡文定銘其墓子迪字遵道兒時能力學格物即賦少長孝友和易中外無間

言其見諸猶然敢爲與人辨詰冰解的破而平居若不能出口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遊太學有聲已弃去從正公學年甚少正公極器重之

氣運升降人才自不得不升降於其間

評錄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存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可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

學不經動忍不實

學求爲聖便是眞志

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爲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

有勝物之心便非一體萬物

天之德曰生君之德曰仁

的然的直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問孟子對人君論事何何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何何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

義利之界其體元不論多寡

之體亦不背體究得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當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無所不容又一介取予不妄此之謂致廣大而盡精微

與物無競

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眞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與亦不妄取

一念惻隱之仁與萬物一體之仁非有兩體體究自見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莫非誠也論語六經豈有異旨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

所舉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

學理原不異釋老

而又為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猶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佗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用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

于此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會克己則無操心之法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

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

體用二之不得

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

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如在虛空中行德何

以進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

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

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正心二字一了百當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謝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季常在京師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巳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宜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

勝心難克賢知易犯此病猶未若已者且不免而況其下者乎

其禀者不可謂性然

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暗礙處又因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禀固有不

人亦有生而剛惡者非本性如此亦非有物之如此只是得氣之偏耳特如禽獸草木何嘗不本之天地而氣稟較然只是有氣以發之耳橫渠指用氣質之性說不備不足顯數最為有功

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所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泪濁則沙泥泥之矣沙泥旣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大抵淺處是說性根靜下落

聞道二字是聖學嫡派顏曾而外朱程等詩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傳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聖賢之道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嘗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今古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

仁人心也
[illegible]仁何遠
用心

致淨而德
明天下之
私淨[illegible][illegible]
明明德於
天下

自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
言語求理會得心盡循甚能識其心自然知性不
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
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
要學者求仁而已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
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
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
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

楊文靖

曰何纔能行所無事如何纔能一以貫之此處正須理會

其蔽於私乎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箇舊嘗解易箇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渾解只是亂說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

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
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
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
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
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

平實高遠
且有殊觀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
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
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
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武

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於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嗛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

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初延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肯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應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耶

龜山嘗自言曰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者也此其所學可知已

會得容易而歷鍊又復長久故能衍程門之旨開考亭之傳厥功大矣

劉質夫絢　李端伯籲

絢字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先生從受學純公許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路長子令邑俗敦淳古而絢又誠心愛利丁母憂去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笞一人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卒於官絢明粹溫恭旣聞學內日加重

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雅步不忘學旣病謂學者言吾病發眩瞀但正心端坐氣即下得終啓手足亂讀安然逝絢在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絢及李籲端伯有力焉正公曰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是何等心地

絢似明道

質夫外兄弟緱氏端伯元祐中仕秘書郎閣肆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與質夫相繼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祭文爲與人交洞照

其情而終歸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川鄒交周折畢

如意云

謝顯道艮佐

艮佐字顯道上蔡人少冉洽見純公扶溝從受學語大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可謂玩物喪志矣艮佐懇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是艮佐遂時時靜坐質小辨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類有洮也與劍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公語鳶飛魚

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魄已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請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齋自訟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己須從性

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且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今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艮佐曰懷固敝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語人曰是予為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艮佐患學者以見性為極則極自大而誕故省克至深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艮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　矣惟楊謝二君長進晚益平實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

公雲云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

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博士朱震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昇得延尋何從得款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聊若游話如常已忽擬將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年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肯則某一切外物能放

豈得下否其對之曰實當從此上措功來伊問何也

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

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卒洗所從來

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爲如此初良佐事

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

也對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可純公曰是心不

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

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

故謂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

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
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
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
擾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良佐舉進士歷
仕州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後斥爲黨籍以飛語繫
詔獄褫官論文肅

語錄

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雖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

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攻過非難受過爲難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克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恕不恕矣

[illegible]

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學者先學文辭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

　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

　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鬥

　中龍虎志猶守碁上河山廢請求又詩云世有淺

　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

　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斷手段

孔孟當日只出無心設入實際耳

學須天人合一始得

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

孔子與天爲一矣諸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怠生當

見氣流行看不得一毫勉強

保民者保其所爲民彝也

是生之謂仁

得他裏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彝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

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

于懦汲黯正直所以鯏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鯏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上蔡周貞實學力人而其師指點亦極切至傳中俱見

尹和靖焞

焞字彥明世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爲舉子業年二十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一曰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讀之慨然曰噫是尚可干祿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遂卒業伊川最專篤學子及門者正公輒令請焞開誘之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槪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而聲聞益盛其後正公沒焞修其學彌篤深居持養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靖康初宣撫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趣召至慶將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陽家盡覆遯長安山中劉豫僭京師聞焞名遣使者以卑辭厚禮召其供帳山中必致之焞夜爲逃水自沈者得不去匿蜀水山中轉徙閬止於涪曰先師之

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君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
召爲崇政殿說書辭物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
公輔詆程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
年没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焞濫經筵所敷繹不過
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
臣顧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
行既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
他焞進講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
夕必沐浴更衣几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

之日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君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其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於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得奉祠尋致仕焞莊敬弘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存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呼門人問

不辱師門實是行所矣

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葢純至如此年七十三歲
娶張氏生子均仕將仕郎洛陽之門與張皆死

語錄

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學須自已體貼方有所得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

所存如何亦只惟其是而已

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

讀矣不古
易而能知
說言易

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
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
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
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
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來
來事卻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

伊川所態嘗謂三子往問尹焞正此意

在經綸最爲盡之

問如何化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詩曰念終始典

於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

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

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呂獻可常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

亦常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

書二公之意正同

臨事要使然存不用心

最偏好處下手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克己雖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個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謝子見正公辭歸焞送之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如服烏頭方其服也須色悅憚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則如之何宜善自持也正公聞之曰可謂益友矣

鮑若雨劉安世安節自太學謁告來見問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子曰曾問尹焞否對曰未也曰盍

往問之焞曰堯舜之道非止於孝弟而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至於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豈能盡二子反以告正公深然之

邢寬問主一曰只收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歛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諸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兩山與尹氏曰和靖直正仁貴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

在氏銳曰程子之徒其劉絢之乎正尹焞之強毅尹稚守理經畏端不得而戒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見正公所以盡之定也

游定夫酢

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酢雖少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如受學二先生正公謂其德器粹然可適道半年後授以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正公歎其能於言外得意後明道爲扶溝令招使職學事盡得其微言故於學與深心到自得誠中形外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第進士知河淸范忠宣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除酢自隨入政府復除太學博

士庶皆能攻所請外後爲監察御史出守卒年七十一楊中立稱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其遇下使人樂自盡而無敢慢其令也歷漢陽舒豫廬四郡民戴如父母去愈久見思於程門與楊中立齊名稱游楊朱文公謂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雖事業不得大施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咏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有可得而推者矣嘗問謝上蔡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

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又言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觀此定夫所學可見云

張思叔繹

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又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

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與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張繹後尹焞魯後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沒一年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嘗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呂和叔大鈞　進伯大忠　與叔大臨

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爲藍田人父比部郎蕡賢生六子皆賢鈞第三子也仕三原令以父老當官獨請代移知巴西父致仕遂移疾不赴移官不調以薦授官郎教授當獻文作大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之已棄去家居講學者數年伸見大防官鳳翔就視之會部伐夏鄜延轉運使以禮命辟之法可辟大鈞以禮際善就之爲盡力不違難疾卒官年五十二大鈞純直明亮始與張先生爲

凡請除者就之者爲難視其兄也

同年生已聞張先生論學脈脈之師焉見正公與語見以詞當滯礙而沛然以心誠信之也張先生教人約之禮後進生蔽於俗習鮮由禮大鈞乃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居諫議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襄之於禮已乃寖行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間文節粲然可觀又時時爲人講說又與兄大防爲鄉約以敦俗一德義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俗相交四患難相恤由是秦人士渙然於古禮義可施行於今也張先生歎以爲秦俗之化和叔有力焉又歎以其

造約以習
師傳

勇爲不可及也張先生没益修明其學期於其身親
見之既而曰有命乃撰其井田兵制遊衆之法議小
臣宿衛議過邪世守皆經世遠猷曰如有用我執此
以往始大鈞博學力行先生語之曰學不造約雖勞
而艱於進德君後當自悟時大鈞以爲躬行久禮義
當自熟也既乃以造約爲先務於予厚趣時求中之
語沛然始急於行已既乃寬以居養優游乎道之可
樂始嚴於率人既乃道而不牽使學者樂趨而不厭
以性之所得者盡之心以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又久

民惟自化

表始

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也可謂造約矣既得疾命內外汎掃齋居湛然客至與實語如常卒妻和氏治其喪一如其治比部公之喪諸委巷浮屠瑣鄙不經之事一屏不用于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負西山日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涓不負公

大忠字進伯剛毅質直舉進士歷寶文閣待制知秦州治有聲焉涓以進士舉首爲判官頗倨驕時切偲柔其心謂之襲科舉之學令無所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以臨政治民之道告之涓後有立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時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從問論語必正襟斂容俟之子將請大學欲求見相汲公請爲容大忠曰微仲不必見不若見大臨弟也紹聖中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並移正公稱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云

大臨字與叔少學於張先生先生卒乃東見二先生卒業焉大臨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為其學也純公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大臨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吾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大廓於羣書博極能文章已特著淵醇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其克養如此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以門蔭入官遂不復應舉曰某何敢掩先人之德元祐中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勸講未及用而卒程子謂與

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又曰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不逮於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願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邪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薦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氏父賢生六子皆賢和叔進伯與叔尤錚錚者也試有此一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太和元氣真是唐虞三代而泰徐之化與有力焉此間不問而知也所更難者三兄弟同德一心勉勉於修身爲己以造約爲先務則其所自得深矣吾不能不醉心於三難

朱公掞光庭

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鄉關中衆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曾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勢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光庭少受學於胡安定已

一本語十手書見坐春風三月字

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先生於洛服行所聞造次不忘見善如饑者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臥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謙遜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整之可畏而即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沈溺於性

綜中下之材又纏綿於因果故力排其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卿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於沒齒不渝湛氏臨丞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王信伯蘋

蘋字信伯福州福清人清粹純固平居恂恂儒者與之語當世之務及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蓋其達也未嘗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以朱震胡安國尹焞薦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爲帝言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欲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與無徒事章句文義爲也須與學者言試卽爲長者揖之禮學之體究此當此心如何卽其理微乎微矣此徹上徹下之

尾郝信伯
矣

道楊文靖嘗言同門後來成就無踰信伯者官至左
朝奉郎年七十有二

蘇季明昞

昞字季明武功人事橫渠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彥明焞方業舉進之昞謂之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是乎曰何敢望此昞曰子謂能狀元及第也學盡是乎爲從此外有學也焞不省明日復造問之昞恭次舉孟曰即此是學焞有省昞令謁程先生受學以呂進伯薦召爲博士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館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

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澹然彥明始學本季明所指勢已危幾頼彥明而安故學須友以成也

季明能成彥明於始彥明能成季明於終友朋之益大矣哉

馬時中仲　楊應之　侯師聖　劉安節　劉

宗禮　林大節　周孚先　范符　孟厚

仲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者仲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銳然往依焉至則因先生高弟張繹求受學先生以非其時恐爲累辭之仲挑贄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仲得聞道即死何憾況未必死乎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曰能棄官則官無用棄爲也見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顧也靖康初以薦

得召中丞春檢討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會金陷京師劫遷二帝伸爲議狀請立趙氏後嗣君及張邦昌立移書勸推戴君日閤下爲國重臣比者不幸迫於狂使當僞號非常之事於斯時也閤下豈顧以大義爲可但大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耶其所以忍須臾無死而詭聽之者必將日與其虛遜於人而亡趙氏之宗不若陽受於已易爲反正而復辟也凡今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獨諒相公之心爲必出於此也故耳今僉人既北北康王以上

皇子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閣下義當退反初服發使通問率羣臣迎而立之然後引咎自劾身為人臣闕於防患不幸為寇讐脅汙忍死令垢以待陛下請歸死有司退伏俟命如此則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明主必能昭察而身名俱榮矣今謀不出此金退日久尚當非據僞締禁闥道路流言以謂相公外挾强敵之威使人迸說康王屈命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仲知閣下必無是心獨懼敵去未遠因循有待然羣心狐疑莫知所伏成敗之際間

不容髮竊恐禍作闔下雖有忠義之志一旦有不能
自明者矣伏望渙然覺悟轉禍爲福於旦夕間
若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事端偷日待期內結
仇讎合從爲亂雖九廟在天萬無成理然伸生不願
與叛逆同朝請先服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大
懼實始定推戴之計高宗即位以城陷不能救主遷
不能死自劾請竄謫帝慰諭擢殿中侍御史撫荆湖
廣南還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汪黃恚以濮
近寇境貶監濮酒稅以襆被就道卒於道紹興初追

附諫議大夫仰勇於爲義在臺所薦達皆清强不撓之士晨興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居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時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又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念即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即爲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得行也故竟信其志云是時及程門受業稱高弟者又有楊學士國寶應之侯仲良師聖劉元承安節劉立之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之倫先生言應之有英氣偉度而樂善向德論議不苟可望

以託吾道仲良安爲旅守節不變有欲館之者遊寓
則壁垂佛像凡所積佛書也遂謝不復往晩通貫經
術洞達時事胡文定承稱之安節溫然有容遇人無
貴賤大小一以誠常引其長而覆其所短立之河間
人二先生故人子也早孤二先生收養之娶以宗女
常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問
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其
後官晉城以循吏稱大節乎先不詳其行實而稱先
生稱乎先純明可入道大節差脩然所問便能躬行

范育字巽之三水人爲巡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程兩先生學薦授監察御史上疏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不報程先生云與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呂與叔語宜礙而信其致誠也孟敦夫厚洛人始治王氏學特精處一室不除糞穢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者何學不在此也假令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沒門人畏党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范棫邵溥邢恕爲諸程門得人稱最盛後轉相授受雖彌熾然稍益濫矣

元公曰何爲天下善曰師則杏壇一席同天地開闢來之一奇觀也七十子之服孔子人謂其賢於道遂而不知其達於師弟樂莫有大焉者矣千百年後續此脉者代各有人雖命世之才待先待後者如孟氏之門指未敢多屈也文中子河汾之選殆庶幾乎然而道未大光直至程門師弟之盛可追洙泗自楊中立以迄游謝尹張之輩二十餘人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理學相傳之道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經之源大百川之行地諸集紀述文字者伊洛淵源錄中所載尚二十餘人而姓名不著者仍多矣兩程先生以兄弟之樂兼師友之樂是又洙泗後之一奇觀也猗與休哉

理學宗傳卷之十五終